

陳亮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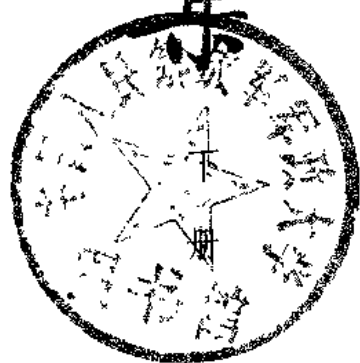




2 040 8271 3

陳亮集

中華書局



陳 亮 集

(全二冊)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人民路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6 4印張·40千字

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 書 號：2018·102 定價 1.50元

前言

陳亮（一一四三—一九四），字同甫，浙江永康人。他一生反對道學，同以朱熹爲代表的道學唯心主義進行了堅韌的戰鬥，揭露了道學家們虛偽腐朽的反動本質，批判了大地主階級頑固派投降主義路線，堅持抗金統一，是我國歷史上南宋時期一位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

一

陳亮生活的南宋，是一個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異常激烈的封建王朝。從北宋以來土地集中和賦稅苛重的社會經濟危機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因爲統治者政治上的極端腐朽而加深了。當宋高宗趙構黃袍加身的時候，北方廣大人民和一些愛國將領還正在同女真奴隸主貴族的軍隊浴血奮戰。這個在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隙縫中產生的封建政權，曾幾經遷徙，幾乎沒有立腳之地。正是廣大人民的英勇抗金鬥爭，阻遏了女真奴隸主統治者佔據江南的野心，趙構才能最後坐穩臨安，維持住自己的反動統治。但是，圍繞着對金和戰問題，在南宋統治階級內部却一直存在着兩條路線的鬥爭。

女真是我國北方一個古老的民族。十二世紀初，由女真奴隸主貴族建立的金朝，是剛剛擺脫原始部落制不久的奴隸主統治政權。爲了掠奪奴隸和社會財富，金朝奴隸主貴族背信棄義，撕毀了與北宋訂立的條約，悍然南犯，開始發動侵擾中原地區的戰爭。他們佔領了中原廣大地區以後，實行極端殘

暴的燒殺搶掠，這不僅使原來北方高度發展的封建經濟文化遭到破壞，一時大河南北，「荆榛千里」，而且也給廣大女真族勞動人民帶來了災難。因此，抗擊女真奴隸主貴族的侵擾，在當時是符合包括女真族廣大人民在內的各族人民利益的正義戰爭。但是，以趙構為頭子的南宋地主階級腐朽勢力，却「忍耻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執行了一條投降主義的反動路線。從南宋初到陳亮死的六十多年，雖然當政的統治者屢經更迭，投降主義路線却一直佔着統治地位。在政治思想領域中，主戰派與投降派始終進行着激烈的鬥爭。陳亮就是一生堅持抗金，反對大地主階級頑固派投降主義路線的一個傑出代表。

陳亮出生在一个沒落地主的家庭，他的曾祖父是在抗金鬥爭中犧牲的。還在年輕時，陳亮就「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酌古論序》），「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中興五論跋》）。他從漢、唐以來許多重大軍事活動中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寫成了《酌古論》，作爲抗金鬥爭的借鑒。一一六三年，他向宋孝宗趙昚上書，這就是著名的《中興五論》。在《中興五論》中，陳亮第一次明確表述了自己抗金的主張，要經營荆襄作爲抗金根據地，並提出「節浮費」、「斥虛文」、「嚴政條」、「懲奸吏」等一系列爲抗金鬥爭服務的政治經濟措施；認爲這些措施實行了，「中興之功，可躋足而須」。此後他又幾次給趙昚上書，反復申述了自己抗金的主張，認爲當時正是「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指出統治者對廣大人民酷掠無已，把大批錢財拱奉給女真貴族，「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弄得民疲財竭，真是「不勝其痛」，爲了實現抗金理想，陳亮還於一一八八年春親自

到金陵、京口兩地進行實地考察，發現「書冊不足憑」、「古今之論未爲盡」。他利用這次實際調查的材料，尖銳地批判了大地主投降派「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的恐敵症，認爲他們把長江「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念奴嬌登多景樓），完全是沒有根據的欺人之談。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因而江南「不必憂」，和議「不必守」，敵人「不足畏」，而投降派的理論根本「不足憑」（以上均見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陳亮抗金的主張是堅定的。和當時其他主戰派不同的是，他在同大地主階級頑固派投降主義的鬥爭中，還揭露了投降派的思想基礎就是反動的道學，把反對投降主義和批判道學唯心主義結合起來，並把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道學的頭子朱熹，從而把圍繞對金和戰的鬥爭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道學」，又稱「理學」。它是以孔孟之道的儒家反動思想爲基礎，兼容了佛教唯心主義和道家思想的某些內容而建立起來的一種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反動思想體系。道學的形成是在北宋，周敦頤、司馬光、程顥、程頤等，都是當時的幾個主要代表。但是，道學作爲一種反動哲學理論體系的最後形成是在南宋，它的最大代表，則是和陳亮同時的朱熹。道學在南宋雖然還沒有被封建統治階級認定爲正統統治思想，但它在當時的泛濫和流毒却是相當深的。正如陳亮所揭露的：「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整個社會都迭相倡和，「爲士者耻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送吳允成運幹序）他大聲疾呼：「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送王仲德序）當然，陳亮不可能瞭解，道學是北宋以

來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產物，是滿身瘡痍的封建制度的一個毒瘤。它代表着封建社會後期最反動最黑暗政治勢力的利益，因此，在南宋道學也就自然成了大地主階級頑固派投降主義路線的思想基礎。例如漢奸、特務宰相秦檜就曾供認不諱，他對金投降是「以誠待敵」〔二〕。這個道學門徒〔三〕，就是用誠心誠意投降敵人，把道學的玄虛哲學範疇「誠」身體力行地兌現了。秦檜是早已被釘在歷史的耻辱柱上的漢奸，但他和朱熹相比，道學的功夫還差一截。朱熹是把儒家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巧偽人」手腕運用得爛熟的狡猾狐狸。他在抗金派擡頭時，迫於形勢也曾高叫幾聲抗金，但當主和派一得勢，他立刻露出原形，吹捧秦檜是「端人正士」，攻擊抗戰派是「功利」之徒。他的理論是「抗金無望」、「抗金必敗」，「區區東南，事有不可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四〕，完全暴露了他那副投降派的嘴臉。道學同投降派這種關係，在陳亮以前雖然也有人指出過〔五〕，但多數人並沒有看清這一點。陳亮把道學同投降派的罪惡活動聯系在一起進行揭露和批判，揭示了投降主義的理論根據正是道學唯心

〔一〕《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七》，中華書局一九五五年版第五七六頁。

〔二〕《宋史紀事本末卷八〇說秦檜》，本從游酢爲程氏學，「近聞道者」。後來雖然他與其他道學家發生一些矛盾，也不是「真不善程學」（見第七〇〇頁）。

〔三〕朱熹：《戊申封事》。《晦庵先生文集卷一》。

〔四〕《三朝北盟會編炎興下》卷九十二載吉州布衣周南仲給趙構上書中就曾講過，當時投降派「溺於伊川」，指出「伊川皆容是乎」。

主義，這是陳亮比當時其他主戰派高明的地方。他在給趙咨的幾次上書中，指出對女真奴隸主貴族的侵擾，只有用武力才能打敗，批判了所謂「修德待時」、「安坐感動」的投降理論，認為「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修德待時」、「安坐感動」正是朱熹那幫道學家們販賣的名為抗金實是投降的狗皮膏藥。陳亮指出，朱熹這幫道學家，「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他們是貨真價實的投降派。

毛主席說：「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南宋時期，我國南北各族人民對女真統治者橫暴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一直堅持英勇的反抗鬥爭。而南宋大地主階級頑固派，既害怕女真統治者，更害怕和仇視人民，他們唯恐在抗金鬥爭中壯大起來的人民力量，威脅到自己的反動統治。陳亮反對大地主階級頑固派投降主義路線，但是他沒有也不可能看到人民的力量。他只是把抗金統一希望寄托在趙咨等最高統治者身上，這是陳亮抗金統一理想終為泡影的根本原因，也是陳亮階級局限性的突出表現。

〔一〕據珂程史卷二記載，陳亮在給趙咨上書中對道學家的批判，不是泛指，而是直接針對朱熹的「意蓋微風降翁」，而使之聞之。」

〔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第六一七頁。

二

陳亮同朱熹的直接鬥爭，是圍繞着「王霸義利」問題展開的。

朱熹這個道學反動頭目，當時儼然以孔孟的化身再現和儒家道統真傳自許，驕橫跋扈，成了思想界一霸。而陳亮却以「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又甲辰秋書）的大無畏氣概，同以朱熹爲代表的反動道學家們進行了英勇的戰鬥，揭露了大地主階級頑固派鼓吹道學的實際政治危害，沉重地打擊了道學的反動氣焰。他同朱熹關於「王霸義利」的論戰，則把他所堅持的法家立場更突出地反映出來了。

一一八四年春，陳亮被封建反動統治者「竟用空言羅織成罪」〔一〕，逮捕入獄。朱熹這個陰險毒辣的家伙，趁機寫信給陳亮，攻擊他「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因而認爲反動統治者對陳亮的迫害，完全是他自召的。朱熹還威脅陳亮，要他「痛自收斂」，「細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從此以「醇儒自律」，即放棄法家立場，向道學投降，認爲這樣就可以「免禍」了〔二〕。朱熹這封殺氣騰騰的勸降書有力地說明，即使在封建社會地主階級內部兩條路線的鬥爭，也是非常殘酷的，儒法兩家，確是「不可兩存之仇」。面對反動統治者橫加的迫害，陳亮沒有屈服，朱熹這套卑鄙伎倆和狠毒用

〔一〕葉適：龍川文集序。葉適集第一冊，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第二〇七頁。

〔二〕與陳同甫書。見本書卷二〇附錄。

心，更激起了陳亮無比的憤慨。他針鋒相對，立即給朱熹以有力的駁斥。此後一直到一一八六年秋，他們書信往返，前後持續達三年之久，這就是在當時思想界引起很大震動的「王霸義利」之爭。它是繼王安石「荆公新學」對道學批判之後的又一場著名的儒法大論戰。

「王霸義利」從先秦以來就是儒法兩家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但是，隨着歷史的發展，在不同時期，這個論爭所反映出的具體內容則是不同的。陳亮對朱熹「王霸義利之辨」的批判，反映了南宋時期深刻的社會階級矛盾，從而使這場論爭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朱熹武斷地把歷史分爲「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兩截，胡說三代以上「天理流行」，因而是「王道」；三代以下「人欲橫流」，因而是「霸道」。「天理」爲「義」，「人欲」爲「利」，「天理」人欲之辨也就是義利之辨。這是他爲道學「存天理，滅人欲」的反動綱領所杜撰的歷史根據。

陳亮不承認「天理」「人欲」的截然對立，認爲義理就在「古今王伯之迹」當中，人的物質欲望是人的「天性」，根本就沒有什麼脫離人的實際物質利益的超功利的所謂「義理」，義就在利中。他指出被朱熹捧上了天的三代「聖人」，同樣追求富貴，心地並不淨潔，漢唐君主，建功立業，就是最大的義理。因此，說「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純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虛構。

陳亮的功利主義，從歷史觀來說，也是唯心主義。但在當時它却是反對孔孟之道、批判道學的一種理論武器。馬克思、恩格斯說：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是當時理論上「一個大膽的公開的進步，這是一種啓蒙」，它揭示了披在封建剝削上面的政治、宗法、宗教和閑逸的外衣的世俗意義，這些外

衣符合於當時的剝削形式，而君主專制的理論家們特別把它系統化了。」〔二〕陳亮的功利主義與近代歐洲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它們所反映的時代內容和階級利益是不相同的。但是，從封建社會儒法鬥爭的實際歷史來看，陳亮承認人欲的普遍性，否認「義」是先驗的「天理」，這就戳穿了「存天理，滅人欲」這個道學反動綱領理論上的荒謬性，客觀上也多少暴露了「存天理，滅人欲」就是道學把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反動勢力的狹隘利益說成是「義」、「天理」，用以掩蓋封建統治階級吃人殺人的兇惡本質。

陳亮還從對歷史的研究中，肯定了歷史上某些法家人物的進步作用，駁斥了朱熹尊儒反法的反動謬論。他指出，劉邦、李世民這些法家傑出人物，根本不像朱熹說的那樣，「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他們有「拯民於塗炭之心」，統一了國家，發展了封建經濟文化，「故能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又甲辰秋書）。他們的「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問答一），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正是從這種歷史的對比中，陳亮認為，執行法家路線就是理想的政治，並對「王道」給了和儒家完全不同的解釋，認為所謂「王道」不過是能夠充分地實現法家主張罷了。「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又甲辰秋書）說離開法家路線可以把國家治理好，那完全是「迂儒之論」（問答七）。陳亮這些觀點具有鮮明的法家立場，但他把社會歷史的發展完全歸功於少數帝王的力量，則是錯誤的。

朱熹把三代以下說成是一片黑暗的歷史中斷，就是要把秦漢以來的法家路線和社會實踐歪曲成

〔一〕《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八〇頁。

「人欲橫流」，借以從根本上否定法家在歷史上進步作用。所以，陳亮對朱熹「王霸義利之辨」的批判，就是對當時道學家尊儒反法反動思潮的批判。他斷然拒絕朱熹叫他做個「醇儒」的勸誘，說自己的志向就是「學在成人」。他認為只要「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即使行動不合義理，「亦不妨爲一世英雄」〔一〕。陳亮所說的「英雄」，就是指法家。他說法家是「當得世界輕重有無」〔又乙巳春書〕的人。所謂「學在成人」，就是要做這樣的人。陳亮認為，儒家只不過「一門戶中之大者」〔又甲辰秋書〕。他嘲笑那些「頌然以人師自命」的道學家，說他們只會「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什麼學問也沒有，是對於社會絲毫沒有用處的一批廢物！所以，他響亮地回擊朱熹：「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又乙巳春書〕！這是對儒家大膽的挑戰，是陳亮尊法反儒立場的鮮明反映。

陳亮同朱熹關於「王霸義利」論爭的核心問題就是：歷史是不斷前進還是一直在倒退？朱熹宣稱，歷史是一代不如一代，人類理想的黃金時代不是未來，而是往古的三代，「存天理，滅人欲」就是回到三代盛世的唯一途徑。針對朱熹這種復古倒退的反動觀點，陳亮指出，歷史的發展，完全循着客觀的進程在不斷前進着，三代以下絕不是「有眼皆盲」的黑暗時代，如果那樣，豈不是「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又甲辰秋書〕，歷史完全中斷了嗎？

陳亮還批判了儒家「道統論」。儒家鼓吹「三代以仁義取天下」，陳亮指出，最初的君主，是由人民推舉出來的，根本就沒有什麼「仁義」不「仁義」，只是在社會向前發展，君臣各有定位之後，才出現所謂

〔一〕朱熹答陳同甫書引。見本書卷二〇附錄。

「傳賢」或「傳子」的制度。但「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問答一），歷史客觀進程的必然性，並不完全是少數帝王的「喜怒之私」所能改變的。而朱熹正是把少數帝王的「心術」好壞當作歷史變化的原因，胡說在社會歷史之上之外，有一個亘古不變的「道統」，它是三代帝王「相傳之密旨」。這個凌駕社會之上的「道統」，到了孟軻以後就絕了種，從此「世不復知有此學」〔二〕，所以三代以下的歷史是一片黑暗。

恩格斯在批判基督教神學唯心主義歷史觀時曾說：「他們編造了一部奇特的『天國史』，否認真實的歷史具有任何內在意義，只承認彼岸的抽象的而且是杜撰出來的歷史具有這種意義。……他們割斷了歷史，因此爲了自圓其說，他們聲言後來的十八個世紀完全是胡說八道。」〔三〕朱熹的「道統論」把秦漢以後一千多年歷史說成是歷史的中斷，這與基督教割斷歷史是同一手法。所以「道統論」不過是宗教創世說的一種精緻的表達方式，是孔孟以來儒家神學天命論的翻版。

「道統論」的詭辯方法，就是把客觀的歷史進程抽象爲「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四〕，然後再把它作爲歷史的主宰強加給歷史，從而由去任意歪曲歷史，編造歷史。陳亮的世界觀是「道在事中」的樸素唯物主義。他認爲客觀事物是宇宙間的真實存在，「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道」就是這些「盈宇宙」、「日用之間」的「事物之故」（經書發題書經）。脫離了具體事物，也就無所謂

〔一〕朱熹：答陳同甫書。見本書卷二〇附錄。

〔二〕英國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五〇頁。

〔三〕毛主席：矛盾論。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第二九八頁。

「道」。「道」只是「因事作則」的法則，每一具體事物，都有與之相應的法則（見與應仲實）。根據這種「道在事中」的觀點來考察社會歷史，陳亮認為「道」就是貫穿在客觀的具體歷史進程中，它是可以從人的事實功的社會活動去認識和把握的。離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道何以常存」（又甲辰秋書）？從歷史觀來說，陳亮所謂「道」雖然沒有完全擺脫抽象觀念論，也是一種唯心史觀，但他否認在社會之上之外有甚麼精神本體的「道」，並進而否認「道統論」，指出那不過是道學家們「耳目不洪，見聞不慣」（又乙巳春書）的一種捏造，對反動「道統論」的這種批判，在當時儒法兩條路線鬥爭中所起進步作用是應該肯定的。

正是從「道在事中」的樸素唯物主義和歷史進化論出發，陳亮強調要重視現實的社會問題，認為古代再好，也不能照搬，「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一），「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行」（三）（三國紀年），並且從歷史的研究落腳到南宋社會的現實，主張更易法令，改革弊政，從而實現抗金統一的局面。他對朱熹「王霸義利之辨」的歷史退化論的批判，正如他自己說的，「本非爲三代漢唐設」（與陳君舉），不是要爲歷史上三代與漢唐爭個高下，而是要解決當時實際的社會問題，那就是要辯明：漢唐強盛的政治局面是執行法家路線的結果，歷史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在退化，而是循着客觀進程在向前發展，南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只要執行法家路線，同樣可以實現抗金統一的強盛局面。這就是陳亮同朱熹論爭的實際社會原因和政治目的。

【一】朱熹：答陳同甫書引。見本書卷二〇附錄。

陳亮對以朱熹爲代表的道學唯心主義的批判，是勇敢的大膽的；他把道學同當時大地主階級頑固派投降主義路線聯係起來，是相當深刻的。但是，他批判道學，却不敢對孔孟偶像的崇拜有所觸動；也沒有能對道學唯心主義從理論上進行深入的解剖。陳亮的這些局限性，有的是由封建社會後期整個地主階級日益腐朽沒落這個總的歷史趨勢決定的（如不敢觸動對孔孟的偶像崇拜）；有的則是南宋偏安一隅，陳亮一生又正是相對穩定時期，而他所接觸的也只是少數在野封建知識分子，因而對當時社會階級矛盾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爭奪都瞭解很少這樣一個特定歷史條件和個人經歷決定的，所以他對道學批判的理論武器，只能是具有狹隘經驗論的功利主義。

三

陳亮的著作，舊稱龍川文集，據葉適說原有四十卷。今存各種刻本，都只有三十卷。本書以通行的清同治退補齋本爲底本，參照明成化本、清同治永康應寶時重刊本和清光緒湖北崇文書局本作了校勘。朱熹、呂祖謙、薛季宣、陳傅良等人的有關書信，爲便於參考，都附在陳亮相應著作之後。龍川文集舊刻各本卷十七曾收錄陳亮的詞多少不等，最多的三十首，整理時又從其他有關資料中輯錄了四十四首，一併編入卷十七，並將原卷十七的表、啓十四首併入卷十八。原刻本補遺，整理時補入困學紀聞一則，並將原收錄的一首詩梅花移到卷十七。書後有三個附錄，一是葉適、辛棄疾有關詩文，一是陳亮生平記載，一是有關序跋。

一九七四年十月

陳亮集目錄

前言

卷之一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一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九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三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一五

卷之二 中興論

進中興五論劄子……………三

中興論……………三

論開誠之道……………一五

論執要之道……………二七

論勵臣之道……………二六

論正體之道……………二九

卷之三 問答上

問答……………三一

卷之四 問答下

問答……………四〇

卷之五 酌古論一

酌古論序

究

呂蒙

七

光武

究

鄧艾

七

先主

三

羊祜

七

曹公

三

孫權

三

卷之八 酌古論四

卷之六 酌古論二

崔浩

究

李靖

六

苻堅

究

封常清

二

韓信

六

馬燧

四

薛公

三

李愬

六

鄧禹

六

桑維翰

六

馬援

七

卷之九 論

卷之七 酌古論三

謝安比王導

九

諸葛孔明上

七

王珣確論如何

三

諸葛孔明下

三

揚雄度越諸子

五